

办年货的记忆

□ 何龙飞

记忆里，办年货是一件美好而快乐的事。腊月一到，年就近了。要把年过好，就得办年货。看嘛，年猪杀了，腊肉炕了，汤圆推了，糍粑打了，豆腐磨了，米子爆了，自制过年的美食原料就有了。父母一盘算，还差一些年货要办，那就得到乡场上去买。

于是，父母各自背着大背篋，带领我和弟弟去乡场赶集。那里早已人山人海，摊贩的叫卖声，乡亲们的谈笑或讨价还价声，揉和在一起，协奏出办年货的“交响曲”。

先得买火炮、香烛钱纸、礼花等，以备吃年夜饭、烧香、祭祀用。父亲最为看重此事，在火炮摊前驻足，询问摊主价格行情。

“放心嘛，我不会卖你高价，大行大势，而且保证质量，包你放得响当当！”摊主极尽口才之能事，着力推介他的产品。

父亲拿起火炮仔细观察，反复比较，觉得摊主说的实在，就坦诚了买的想法。

“好哦，这位大哥耿直，坦率，成交！”摊主嘴皮子厉害，说得父亲脸露笑容，心里乐开了花。

父亲掐指一算，便知道买多少烟火了。当然，香烛钱纸得配套买下。还有，我和弟弟喜欢玩烟花、鞭炮，父亲就为我们买了地拱钻、冲天炮、擦擦炮、魔术弹、烟花等。

这么多火炮、烟花，得用大背篋背。父亲装了满满的一背篋，那份踏实感便涌上心头。

母亲热衷于置办吃食年货。瓜子、花生、糖、香喷喷、甜津津，过年时待客拿得出手，那就非买不可；干焦、盐味胡豆适宜下酒，有客人来最喜欢了，加之，父亲也喜爱喝两杯，那就没理由不买了；海带买回去炖猪蹄、排骨，地道的美味，好安逸哦！粉条、豆腐皮也要买点，做凉拌菜出来一定会令客人及家人胃口大开。还有，酱油、干辣椒、干花椒、姜、醋、味精、淀粉等也得买些回去，做出来的美食才更为可口。

照样，母亲也把吃食年货装进了大背篋，由于东西太多，还得用绳子系牢。

该我们办年货了。买什么好呢？我说，喜欢看连环画，觉得书里太精彩，太有趣了。父亲见我眉飞色舞，兴奋不已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掏钱为我买了《岳飞》《西游记》《瓦岗寨》《罗成》等连环画，希望我回去看了，过个有意义的“书香年”。当然，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能向英雄们学习，好好读书，有所出息。

我不住地点头，拿着那些连环画，再提多开心了。

弟弟呢，除了对连环画也感兴趣外，还嚷着父亲给他买铁环来滚，理由是那才叫快活、刺激。

父亲一点也不吝啬，依然掏钱满足弟弟的愿望。瞧，弟弟得到了铁环和铁钩，高兴得像只小鸟。

终于把年货买好了，父母背着大背篋，带着我们走路回家，那心情才叫美好，那年味才叫浓烈。

结果，回家后的父母再次盘点，发现还有少数年货没办，尤其是新衣，毕竟过年穿新衣才会有新气象、新风貌嘛，再则穿新衣走人户才像话嘛！

不久，又赶集，父母就带我们到乡场买新衣及其他年货。如果新衣不买，则买布料回来，拿到生产队里的裁缝或郑裁缝那里加工成新衣。新衣有了，补买的其他年货有了，一家人才长长地舒口气，欢天喜地迎接新年的到来，幸福和温馨不言而喻。

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受到办年货的鼓舞、父母的激励，一路打拼，发奋努力，走出大山，把年货越办越丰富、精美，过上了美好而幸福的年。而父母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世事如何变迁，一如既往地守在老家坚守，在腊月办年货，办出我们的念想，办出二老的“夕阳红”，办出故乡别致的年味。

新年新意浓

□ 钟雄

新年新意浓郁馨香
新年的五彩霞光
既有大自然林海的清新
又有心灵美出水芙蓉的纯真

掀开通红盖头的新年礼花

聚集着幸福绽放
走出大山深处的新年号角
把昂扬的节奏吹响

新年从元月的地平线起航
一路欢歌潇洒
好多日子接力跟上来
共创高峰未来



龙门滩大年初一“三大旧俗”的嬗变

□ 庞国翔

江津龙门古镇位于长江“上川段”第一险滩——龙门滩，这里是有名的水码头和重要集镇。清代江津县设十二都，第一都第一镇即一德镇的治所即是龙门滩，管辖麻柳、高牙等九个乡场。可见当时龙门滩是江津县的区域性中心大集镇。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春节是四季的首节，也是万物的惠主。早前龙门滩人在大年初一（正月初一）这天有三个很有趣的习俗，它是当时社会现象本质的一种反映。虽这陈规旧俗早也不复存在，但上了一定年纪的人都会记得。

挑银水

新春生财的观点，在龙门滩人的心中特别的重，而且形式也很别致，龙门滩人是有一套的。比如下苦力的船夫舟子或种地的佃客，他们就会在大年初一的大清早，挑上一担清水，等候在东家门外，当东家一开大门，他就满脸笑容地来一声：“恭喜大发财，我给老爷挑银水来！”这位老爷也就如获至宝，笑逐颜开接受这担满荡荡的银水，顺手还掏出一个大大的红包。每到大年初一，准可听到满耳“银水来了——”的声音。有些稍有名气的大户东家，往往为了银水伤透脑筋，家里储水的容器有限，左一担、右一担的银水，弄得器满为患，虽然以“财满”相拒，添财添福之声仍不绝于耳，真是尴尬之至！

送财神

龙门古镇还有一套“送财神”的旧俗。据说“送财神”原是书生秀才们的“首创”，就是在新春闲暇无聊之际，挥其生花之笔，运其敏慧之思，构成美妙之图，然后造登同窗之府，鼓其如簧之舌，歌乎婉转之章，藉以表露才华，伺机窥偷世姐世妹的芳容玉貌，或因此而得佳人青睐，结为白首之缘。当然，身为世伯世叔的“东家”，眼见这些才艺秀逸的世侄到来，难免糖果菜酒款待一番，待其离去时，再送上一份新春礼信的红包。

但“送财神”被一般世俗者袭为生财之途。他们将人所乐闻的“财神爷”尊容，雕刻成版，拓印成图，每张成本很低，即可换回数十倍或数百倍的厚利。

“送财神”这旧俗，的确还要有点学问。属“小秀才加脑壳转得快”的行当。譬如，当你说着“恭喜发财”一步踏进东家大门，东家礼貌请坐，你得先唱出一段你的词儿，唱罢才能落坐，也才能进行下一课目，如果你是哑口无词儿，那就请吧，休想得到红包。在唱的时候还得看东家以何物为坐具，椅是椅的词儿，凳有凳的词，不可混淆错乱，否则又会告吹。接着东家请你抽烟，你又得看是何种烟，而唱上一章它的来源、出处、好处，烟具的考究也得唱出。东家如果又请你喝茶，那又得唱出烹茶煮茗的乐趣和雅兴，这位东家如果再挑剔一点儿，那红包就难得到手了。

例如，东家请你坐，却偏把坐具四脚朝天，你就必须唱出待客的道理，才能翻转落坐。还有一稀奇古怪的花样，有时还要把龙门滩的关梁巷、内龙口、大滩盘、外龙口、小滩盘编进去唱。外行人看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际这是“考财神”的妙事。那位东家将好意请“财神爷”落坐的长板凳，直立起来，而又用一把切菜的刀，砍在凳脚上，旁观者都为之瞠目结舌，而这“财神爷”真有两下子，仍旧满面笑容，珠圆玉润地歌其韵律平匀、声调铿锵的词章，安然将刀取下，翻转凳子，平稳落坐。东家满意地笑逐颜开，可是，这一来，“财神爷”的竹杠就敲得不轻了，没有三五几个大红包，他是不会甘休。东家也是胸有成竹而料想得到，多花点“喜钱”，无非博得大家一乐，红包当然就不在乎了！

春节“送财神”多是送到大户，而普通山民家来的“财神”，只是戴上一顶“乌纱帽”，穿上一身“大红袍”，踏着“朝靴”，挂上“髯口”，送上一张拓就的“财神图”，奉承两句“财神进门庭，家和万事兴”之类的吉利话而已。东家便会封上红包打发了事。

龙门滩“财神爷”爱唱的词，多是“十送词”——
一送金银归北斗，二送天官赐福来，
三送三星来拱照，四送四季大发财，
五送五子早登科，六送状元转回来，
七送天上七姐妹，八送神仙过海来，

九送九九久长寿，十送东家大发财。

扫财进

旧时龙门古镇有少许“叫化佬”也有一套新春生财之道。他们通常是用彩纸制成乌纱帽与大红袍，画个三花脸谱儿，挂上短短髯口，拿一把新扎的扫帚，用红纸包裹帚柄表示吉祥，然后挨家挨户去“扫财进”。只要挥动这把一尘不染的扫帚，口里反反复复唱着两句——

金银财宝扫进去，
是非口舌扫出来！

“叫化佬”反复在东家门口唱，东家也就三五两块封赏。有时“叫化佬”唱着不走，嫌赏钱少了，就叫东家再添一点，喊“转个手”。此项活动所得红包虽然不大，但真是时间短、见效快、收益高。一位“叫化佬”当日“扫财”进数百元，那是平常事儿哩。

但是，也有很吝啬的东家，“叫化佬”唱了半天“金银财宝扫进去，是非口舌扫出来”，东家就是不打赏。这时“叫化佬”就要“黄唱”——

金银财宝扫出去，
是非口舌扫进来！

东家一听不对头，新年大吉的怎么能如此“打胡乱说”，于是赶快给钱，打发“叫化佬”快走。

龙门古镇旧时过年挑银水、送财神、扫财进的习俗，其实是“门门进门”，编个葫芦棒，专门整熟人的社会不良习俗，是旧时年节中林林总总骗局中的三个小把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龙门古镇大年初一三习俗中的“扫财进”完全不复存在，因为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社会上没有了“叫化佬”。另两个习俗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年初一“挑银水”的事，则由自家人在大年初一的一大早，悄悄去水井处挑回第一担水，表示“春早人勤、银水进门”；“送财神”的虽有但很少，送的多是春联或门画，没有胡搅蛮缠，胡编乱唱。直到改革开放后，龙门古镇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于是这“挑银水”“送财神”也就不复存在了。一切陈规旧俗都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中被淘汰。

春天的歌吟(组诗)

□ 施迎合

感觉

每到腊梅吐香的时节
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感觉
在南方，虽然没有漫天飞雪
点缀层林尽染的画境
但总有星星鹅黄
暖暖亮在城市的明眸
让人感到寒冬将去
春，已悄然来了

珍藏

在这个季节
总会想起什么又忘掉什么
踏着积雪携手跋涉
信念宛如不熄的圣火
挺胸朝前抑或蓦然回顾
都是人生潇洒的风度
能不如期抵达无关紧要
将最初的语言珍藏在心
即使在寒冬
也会萌发撩人的春绿

望春

不愿抱着幻想痴情等待
更不愿与寂寞长相厮守
僵硬的鸟翼渴望轻盈地飞
冰冻的小溪企盼欢畅地淌
眺望春天春天不会离我们太远
冬雾散后天天空终要回归晴朗
采来阳光照耀潮湿的瞳仁
看唱着奔来的春美丽芬芳

心事

总是含着太多的期待
总在渴望着什么
心中那埋藏的很深的秘密
怎肯轻易道破
是在等待某一个契机
还是在翘盼那片撩人的嫩绿
一片嫩绿预示着一个春呵
走出冰封雪冻的天地
还有什么心事
不愿对着春天诉说

重逢

是风雨里用心培植的果实
成熟于冰雪消融的晴日
重逢，像一个圆圆的红苹果呵
握它于温热的手掌
便有了幸福
美美地香透心田

色彩

像一片片流动的彩云
飘在城市初春的怀中
似一簇簇盛开的鲜花
美在颗颗发亮的眼瞳
脱掉了臃肿的冬衣
春天，使季节显得轻松
信手翻动每一页日历
都有缤纷的色彩
装扮着岁岁年轻的生活

春情

这时节注定不会轻松
心绪骚动好像纷飞的雪花
白得晶莹飘得悠然
融进土地滋润种子发芽
化成甘露浇灌遍野春花
就这样愉快与冬天告别
手臂挥动恰如高挺的树丫
撑一方初春的晴空
湛蓝我灰暗了许久的心情



津城年味浓 袁孝椿 摄